

清代平望镇慈善活动考

宋月娇

苏州大学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慈善是民间力量主导下为解决爆发或潜在社会问题而进行的不计经济利益的利他行为。清代平望镇慈善活动多样，主要有积谷储粮、搭桥助行、义学助教等形式，涉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以官民协作、区域联动、家族继承、全员参与为特征，稳定了基层社会，完善了基础设施，形成了劝善的良好风气。

关键词：平望镇；清代；慈善活动

前言

平望，有“一望皆平”之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东汉时以乡称，唐建驿，宋设巡检司署。明洪武元年（1368），常遇春攻破吴王张士诚所筑平望城，始设平望镇，属苏州府。清雍正四年（1726），旧吴江县分为吴江、震泽两县。终清一代，平望镇以运河、烂溪塘为界，西属震泽县，东属吴江县。慈善是民间力量主导下为解决爆发或潜在社会问题而进行的不计经济利益的利他行为，如赈灾济贫、造桥修路、施棺掩埋，以地方文献为中心，对清代平望镇慈善活动进行综合考察，以期客观、公正地评价平望镇慈善活动。

一、清代平望镇慈善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积谷储粮。食物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保证温饱是慈善活动的首要目的。康乾时期，全国大规模建设社仓，市镇成为兴建社仓的主要场所。平望镇共有两处社仓，一个在六镇地，另一个在南骸圩。前者“廩屋八间，筹房一间，门垣皆备”，由里人陈时夏、姚仲英于乾隆六年（1742）捐建；后者“廩屋十楹，每楹容米谷四百石”，是由震泽县知县陈和志于乾隆十一年（1746）建设。但由于社仓的管理及腐败问题，到清中期，社仓日渐废弛。道光《平望志》并无社仓的相关内容，光绪《平望续志》也只从别处转引其建成情况，简单地下了“今并废”的结论，推测平望社仓在道光年间就不容乐观了。光绪四年（1878）六月，平望镇用殊胜寺作为积谷仓，“建计用钱六千余串”^[1]。

作者简介：宋月娇（2000.3-），女，汉，山东省青岛市，苏州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江南史。

搭桥助行。平望镇因水运而兴，修筑桥梁既可以完善运河交通，也能便利往来商旅及居民出行，仁人善士乐见其成，往往慷慨解囊，解决因缺桥少桥、桥基坍塌、桥身陡峭、桥面湿滑、战争损毁等问题而造成的出行问题。以太通桥为例，它自宋庆元三年（1197）落成后屡毁屡建，康熙五十四年二月（1715），“桥之东遭回禄”，该桥再次被毁，当年八月，由13位善士牵头，当地居民和往来旅客募捐，太通桥得以重修，“俾大有惠于行旅”。其他桥都在同治兵燹中毁坏，只有它幸存，虽然桥基稳固，但“石级渐倾，雨雪颠蹶，行者病之”，光绪三年（1877），在黄楷、戚少兰的倡导下，附近宁泰坊、八景坊的居民和商旅集资修桥。总体来看，工事方法上，修基重建能解决大多数桥梁问题，有时也会采用更换桥梁材料的方法，来解决雨雪天气桥面湿滑问题。经费方面，大多由里人及过往商旅筹款，安平桥“用白金2500两”、太通桥光绪年间重修“用钱450缗有奇”。

义学助教。平望镇学风较盛，明代出了十余名进士，教育氛围浓厚。雍正分县后，平望义学设在殊胜寺内，雍正十三年（1735），邑人倪兆鹏以捐田田租作为平望义学日常经费，但“历十余年而学徒之来者甚少”。乾隆十一年（1746），里人集资改虚字圩吉祥庵旧址建立，“中设朱子位，其课蒙之所曰养正堂”。四十年（1775），赵思敬等在堂西增辟艺英书屋三间，东西偏各一间，又在西北角建造湖山平远阁。里人赵连出资造楼房，收租贴补义学。嘉庆十二年（1807），赵思敬之孙赵筠利用妻子徐慧临终所托财物重新修葺义学。道光四年（1824），“里人请于宋令锡麒，量拨土赈羨金”，缮葺去年因水灾而淹毁的义学房屋，还将原来的养正堂改为三贤祠。咸丰十年（1860）寇毁。光绪三年（1877），王树棻补任震

泽县知县，“爰捐廉倡举，并劝谕里中士商量力捐助”，贡生吴沐三监工，第二年完工，重建瓦舍二十多间，供奉朱子与肄业诵读之所尚且完备。

义冢掩骸。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丧葬观念，但清代平望镇存在无力举葬、曝尸荒野的现象，针对此种情况，该镇历来就有好施之人捐义冢田的事例，康熙、雍正年间均有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44），里人监生张廷敕、赵丕承等捐设北骸圩义冢田6亩4分，分男女二冢，后来里人训导吴士坚又捐了与先前捐地毗连的2亩5分田，作为后备掩埋地，两次捐田共计8亩9分。嘉庆十九年（1814），里人赵筠等在关帝庙东庑设立办事公所——众善堂，其名取自《左传·成公八年》：“夫善，众之主也”，意在劝众邑人向善，“邑之人皆向善，由此踵而行之，有举无废”。道光二十九年大水（1849），众善堂董事王廷臣、张大纶、孙鸿祖、赵筠等捐设捞葬浮棺2958具，里人州同凌坛捐设捞葬浮棺^①。咸丰年间，众善堂毁于兵燹。光绪六年（1880），巡抚谭钧培奏请各属设立善堂并捐资，札飭吴江、震泽两县在平望镇倡率重建。同年，赵庆珍在南骸圩旧冢北面捐田1亩8分，吴宝善捐田1亩。

济贫扶弱。关注下层困境是慈善活动的出发点，平望镇水旱灾害多发，商人、士绅大多捐资赈济，一方面解决受灾群众温饱问题，一方面施棺掩埋死者，既让生者得以生存，也让逝者得以安息，同时妥善安置尸体也能减轻灾后爆发瘟疫的可能性。顺治九年大水（1652），王鼎臣出米650斛振济灾民；乾隆三十四年大水（1769），里人监生张廷敕捞收浮棺，并捐设知字圩义冢地；嘉庆九年大水（1804），吴鸣销遵照父亲吴士坚的命令捐米平粜，米价遂平；嘉庆十九年大旱（1814），米石钱五千，殷户平粜；道光三年大水（1823），唐君振给稀粥、施棺木、拓义冢地，捞收浮棺，以上应急性措施能够帮助灾民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此外，平望镇日常性济贫济弱的慈善活动也在不少数，同治九年（1870），里人黄庆澜以三镇地太平尼庵废址改建接婴所，接婴经费来自剩余空地所造三间市房的租息；货殖兴家的闵闾己所能帮助“邻里亲友之贫窘者”。

二、清代平望镇慈善活动的特征

第一，官民协同合作。古代中国政权具有集权式色彩，所以历史上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细数清代平望镇的种种慈善活动，虽然就办事主体而言，平望乡绅无疑是大部分慈善活动的主要资助人和承办者，

但地方官员的身影也出现在各类慈善场合。慈善活动旨在解决社会爆发或潜在风险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普通百姓的深切体会，也受到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地方官员的关注，因此，面对民间力量自主解决问题的尝试，官方势力也大多愿意施以援手，或是事前劝导，或是出钱捐募，或是应请撰记，为慈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第二，区域联动发展。首先是考虑到相近的地理位置，乡绅往往会同时在地多捐建，邑人倪兆鹏曾捐赠震泽田99亩1分2毫，吴江田22亩2分2毫，以每年田租贴补平望、震泽两镇义学的修膳诸费；费兰墀家利用集有的江、震两邑644亩田设立仁善局，平望仁善局也由此建成。再就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一致性，平望镇的慈善活动深受上级行政单位吴江、震泽两县的影响，平望积谷仓的建设是当年吴江县丰备义仓整体扩建的结果，光绪年间江苏巡抚吴元炳有感于前两年赈灾中谷物难购的情形，飭令苏州以扩仓存谷为要务，长洲、元和、吴江三县纷纷响应，“查三县丰备义仓历年所建廩座二百二十间，尚未储满，本年又新建五十一间，甫经工竣，一俟秋成，即日添购谷石”^[2]。此外还有慈善工作的合作性，清代后期江南地区育婴事业开始向偏远乡村拓展，平望镇因为条件受限，只能建立相对简易的育婴场所——平望接婴所，成为育婴堂之间的中转点，属于苏州育英事业圈^[3]。

第三，家族相以为继，平望镇慈善的记述中有很多“承父志”“承大公志”的字样，父子、爷孙相继参与到慈善活动中的例子屡见不鲜，陈计安曾捐资重建雨珠庵前殿，康熙年间，他的儿子陈子鸣乘父志将陈氏旧址地捐给雨珠庵修建大悲阁；费兰墀每年在平波台赈济，孙子延洪、延庆、延厘循行之，每年到平望进行施棺掩骸等慈善活动。在这种延续中，女性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乾隆年间，赵丕承捐置南骸圩田6亩4分作为义冢地，众善堂在此基础上设立，道光三年水灾时，其女赵宛珠“命子之佐捐资，众善堂收捞浮棺，置地掩埋”；赵筠妻子徐慧临终前留下钱财并嘱托丈夫修葺大父赵思敬建立的平望义学，“是举也，不特赵子能承祖志为可嘉，盖其亡妻亦贤女也”；道光年间，邵嘉毅先是承大父志修元真子祠，后又奉母亲徐氏命捐厚金修葺中殿，徐氏还曾“出奁中金命嘉毅修刊族谱”。

第四，社会广泛参与。不论是官府的劝导，还是乡绅的倡议，平望镇慈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离不开社会层面的广泛参与。志书中多次提及群众参与募建的情形，

他们不仅提供了前期资金支持，也在工事中发挥着作用。康熙年间，平望绅耆请求修整水势激荡的安德桥，数名善士共相劝募，鸠工庀材，经几月而桥始成；乾隆年间，平望父老子弟奔走聚谋重建天元宫，卜日庀材，三年建成，花费白金三千缗有奇。

三、清代平望镇慈善活动的作用

清代平望镇的慈善活动，给当地社会带来诸多积极效应。

首先，慈善对象享受到切实的益处，部分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慈善行为最直接的作用。赈济维系灾民温饱、桥梁便利行者出行、义冢让死者安息，义学提供教育机会，通过这些慈善活动，平望百姓不仅渡过了生存危机，还提升了生活质量。而且，慈善活动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商人、乡绅为贫苦百姓疏财，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又能够缓解阶层矛盾，稳定基层社会。

其次，平望镇慈善活动涉及多处、多样的建筑，有的是从无到有的兴建，有的是旧址废址的改造，这些以慈善为名的施工活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的同时完善了平望镇的市镇功能，提高了里人生活的舒适度，如义学补充了教育、义冢完善了丧葬、桥梁则优化了交通。而且义学、寺观、祠堂类建筑随着慈善活动的发展不断扩建、

整修，建筑本身的观赏价值也在上升，成为士人相聚会友的重要场所，无形中提升了平望镇的人文气息，例如，平望义学“于西北隅建湖山平远阁，可眺洞庭东、西两山，波光烟影，迷离入画。春间菜陇作花时，平畴数十里，灿若云锦，士夫诗文集于此”。

最后，慈善不仅仅停留在一时的行善，还具有更深层的劝善功能。从个人层面讲，慈善活动已带来的或可预见的益处吸引普罗大众参与其中，或是捐钱，或是出力，扩大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参与。从家族层面来说，慈善事业代代相传，既能保证慈善活动持续性发挥作用，也能成为维系家族的纽带，以平望赵氏为例，赵士奇、赵思敬、赵丕承、赵筠四辈人代代行善，赵筠对平望镇消防、教育、丧葬方面的关注与父辈的慈善活动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 [1] 吴江市平望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平望志[M].广陵书社，2011.
- [2] 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 第7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03.
- [3] 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J].清史研究，2000，(01)：75-85+125.